

张楚 写平凡世界的普通人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

张楚

1974年生,原名张小伟,天津市作协副主席。出版小说集《樱桃记》《七根孔雀羽毛》《夜是怎样黑下来的》《野象小姐》《过香河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郁达夫小说奖等。

近日,“时代之响与人间生活——张楚《云落》新书首发活动”在北京举办。著名批评家、散文家李敬泽,著名作家、清华大学教授格非与《云落》作者张楚展开交流,深入探讨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之下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。

《云落》是张楚的首部长篇小说,入选中国作协首批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,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在这部小说中,张楚写出了中国县城《清明上河图》一般的生态,写出了平凡世界中普通人的纠结与挣扎、美好与善良。主人公万樱面临生活压力、亲情、爱情给她带来考验,她以自己的智慧将它们融入了时间的长河。她的朋友们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,在时代的潮流里奋力前行。

李敬泽谈到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时说:“书中写了很多平凡甚至庸常的小人物,但读着读着,这些人物的光芒就出来了,每个人到最后好像都有一个小小星空在里面,在一个小地方展示着小宇宙。我很愿意跟着张楚,在这样一个迷人的小世界里结识那些发着光的人。”格非认为:“张楚用了许多方法使小说中的县城能够拓展容量,容纳更多的事物,呈现出作家对当今社会的思考。在进行人物刻画时,也始终坚持表现了人性中的温暖与闪光。”

小说家的青春在哪里
他的小说的根就在哪里

“一个小说家的青春在哪里,他的小说的根就在哪里。”张楚说,自己在县城里成长,除了在大连上大学那几年,年轻时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那只有七八条主干道、经纬交织的空间内吃吃喝喝、读书和思考的,他形容那座县城:“既小又大,既灰暗又五彩斑斓。”

从1997年到2014年,张楚在滦南县税务局工作,跟纳税人打交道,慢慢学会了喝酒、抽烟、交际,跟同事关系也很好,却时不时感到孤单。他回忆:“在县城生活,没人跟我聊文学。有一次我去一家制衣厂进行一般纳税人审核,发现经理的办公桌上有一本诗歌杂志。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亲切感,挺想跟他谈谈文学,可又觉得不好意思。那次之后,我慢慢知道了县城里有很多秘密写作的人,后来认识了身边一些小说家和诗人,我们经常交流阅读心得,彼此给对方推荐喜欢的作品。”

有一段时间,弟弟开饭馆,张楚闲来无事就去帮忙。来吃饭的人形形色色,卖饲料的、卖树苗的、卖观赏鱼的、卖工艺品的、开奶牛场的、开花店的、开台球厅的、配狗的……他们会讲述各种性质的事件或案件,喝多了也会讲自己的故事。

张楚喜欢听这些故事,也熟悉他们的一颦一笑、说话方式和性格弱点。“可能我感同身受的能力比较强,所以容易感受到他们的欢愉、痛苦,他们的眼泪或者欢笑,他们的命运,他们的姿态,他们的方式。当我写作的时候,就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他们,把他们作为主要人物去塑造,写进小说,好像有了模板,不会手生。这些看上去似乎是没有光泽的人,但我却

觉得,他们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一个侧面,是大的时代褶皱里真实的人生风景。”

这是张楚想选择的题材,是世界在他眼里的样子,他想以小说的方式呈现。他说自己很喜欢“小城镇”这三个字,“就像我喜欢蒲公英、紫云英、麦秸垛、向日葵、细腰蜂、巴西龟这些名词一样,它们本身的属性和你朗读它们时发出的声音,构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召唤。”

网络论坛兴起之后,2001年,张楚在橡皮、他们、诗江湖等诗歌论坛都潜水过,又被李修文叫到“新小说论坛”去玩,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友。“那是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,我恍然大悟,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。”张楚说。

2001年,张楚在《山花》发表了小说处女作《火车的掌纹》,2002年,他在《莽原》发表了中篇处女作《U型公路》,2003年又在《收获》发表了《曲别针》,之后便一路写下来。2005年,他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《樱桃记》。

写长篇小说很难信手拈来
要用笨拙的方式去体验生活

30多岁时,张楚想写一部长篇小说。“我印象特别深,有一次下乡到企业查账,喝了一点酒,就想在我45岁之前,一定要写一部长篇。”2016年,张楚42岁,他觉得必须先在本子上把第一个字写下来。他买了一个黑色笔记本,在上面写了“樱桃”两个字,就是主人公的小名,

然后开始构建人物关系,做一些人物小传。

“2017年,梁鸿老师在一个书店做活动,我在底下听他们讲,活动结束后,李敬泽老师看到我说,你这个家伙,长篇写了没有?那时我还没有写。2018年夏天,正式开始写《云落》,写到2022年4月,写完修改,改到2023年10月。”回忆这五年,张楚说,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,自我折磨的过程。我又紧张又兴奋,又怕写不好被朋友们嘲笑,又感觉自己读了里面的章节觉得还可以,反正就是特别纠结,痛苦占了大部分,欢愉只是一小部分。”

谈到写作《云落》时遇到的阻碍,他说:“主要是书中涉及的各行各业的专业性问题,可能是我的知识盲点,不得不去查阅资料。需要知道这个县城的经济是怎么运转的,房地产商是怎么赚到钱的,北方春天开的第一朵花叫什么名字,早上第一声鸣叫的鸟是什么鸟……这些杂七杂八非常琐碎的知识,可能平常我们并不关心,但小说里面写到了,想信手拈来,却发现并不简单,需要做大量案头工作,甚至自己去实践,去当一个旅行者,当一个心理学家,做一个窥视他人生活的窥视者。”

他以书中罗小军这个人物举例:“我想赋予他一些生活中的特点,比如喜欢吃,很挑剔。我想到吃野兔肉,可是怎么逮野兔呢?”张楚甚至做了亲身尝试。海边有沼泽地,除了野草没有别的植物,草地里都是野兔。朋友带他去实践过一次,他才知道这个过程太复杂了。“先得买一只鹰,最好是雏鹰,训练两个月,驯鹰的人要跟鹰朝夕相处,晚上不让他睡觉,盯着它,熬着它。要让鹰的体重保持在二斤六两到二斤七两之间,重了,飞行的速度追不上兔子,轻了,可能逮兔子时会被兔子一脚踢死。我的工作拿着竹竿在草里扫来扫去,兔子胆子特别小,只要听到脚步声和杂草的响动,就蹿出来了。这时驯鹰人把鹰放出去。我没见过鹰与兔子是怎么搏斗的,当我们跑过去时,兔子的脖子已经血淋淋了。我特别惊讶,因为鹰在逮兔子之前没见过兔子,但是它知道逮兔子,这种本能特别有意思。”由此张楚也有所领悟,“可能有些天生的小说家,本能就知道小说该怎么写。”

为了写好这部小说,他还和朋友一起去海钓。“朋友的经验非常丰富,我以为晚上就是吃个面包、喝个矿泉水,结果人家把行李箱打开,里面煤气灶、煤气炉、锅碗瓢盆、葱姜蒜、酱油应有尽有,把矿泉水往锅里一倒,把钓上的鱼简单处理一下,开始煮。然后喝酒,喝完酒继续海钓。”那夜张楚睡在帐篷里,帐篷离海岸线不过三五米,老能听到海浪拍打堤坝的声音。半夜下起瓢泼大雨,他被雨声惊醒,特别担心海浪把帐篷连同自己都卷到海里。等到早上睁开眼,太阳正浮出海面,景色极其壮美。朋友也醒了,又带他去捡海螺,“我一个也捡不着,人家一捡就是半袋子。”

用笨拙的方式去体验生活,让张楚切身感受到生活的丰富性,感觉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,另外一种对人生的选择。

漫长的五年,总有写不下去的时候。张楚说,写到罗小军去省城,发现他的存款被银行工作人员套用又不承认,这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写

了,中间停了五个月。“到来年春天,逼着自己往下硬写,也不管符不符合小说逻辑,生活逻辑,把这个坎儿过去再说。等写得比较顺的时候,再返回来对这个情节进行修缮、调整。”

写到结束时有点儿不舍
觉得可以无限地写下去

《云落》跨越了漫长的时代,写作时,张楚并没有刻意考虑时代背景,而是随着人物内心路径的行进,让一些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。“因为写到这一代人,千禧年是很重要的节点,到北京奥运会,到后面各种各样标志性的大事件,可能有些作家会设置这样的节点,但我没有,没把这些普通人设置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。因为我觉得,时代的经纬可能对普通人的影响不会太大,他们只会想明天粮食还能不能晒这一类跟生活有关的点点滴滴。时代发生巨大改变,他们的生活被时代牵引,行走的过程中,有悲伤也有欢乐,我把这些呈现出来就足够了。”

《云落》的主角万樱,小名樱桃,以中年女性的形象出现,同时小说里除了天青以外,主要人物都是中年人。张楚解释说:“这个故事结束的时间是2016年,当我写他们的少年、他们的青春年华的时候,不由自主主人公的年龄就定下来了,基本是40岁左右。我倒不是刻意写中年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,怎么跟世界和解,而是很自然的人物选择,写到他过去的的生活。”

书中天青、常云泽这两个人物,灵感来源很特别。张楚在央视“社会与法频道”看过一个专题片,一个孩子失踪一年后被找到,父亲发现孩子跟以前不太一样,但也接受了他。五年后,真正的儿子打来电话,恰巧是这个冒充顶替的孩子接的,电话就挂了。冒充顶替者后来因吸毒入狱。亲生儿子人到中年时才有勇气还乡,揭开了谜底。张楚分析:“或许父亲也怀疑过,但因为丢了一个儿子,又捡回来一个,内心有担忧,也有窃喜,窃喜战胜了担忧,即便不是亲生儿子,有总比没有强。”通过这个故事,他衍生出这两个人物。

写到这部小说该结束的时候,张楚有点儿不舍。“我觉得可以无限地写下去,罗小军从监狱里出来,再跟万樱有什么样的情感纠葛,也可以往下写,但是到现在这个节点结束,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。李敬泽老师也说,长篇不要超过30万字,把字数控制住,对小说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考验。”

《云落》这个书名也颇有些来历。很多年前张楚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《在云落》,他感觉“云落”拼在一起有一种诗情画意,云南也确实有一个叫云落的县城。“最早的小说故事背景在桃园县,后来我想,老在桃园待着也不好,到别的县城看看,于是变成了云落县,又沿用到这个长篇中。在《收获》发表时,篇名叫《云落图》。我很喜欢这个‘图’字,有人说它有一种长卷的感觉,把人物、命运融合在一起。但又有老师建议,‘云落’就是一句话,云落下来,不需要‘图’字,另外,这段时间叫什么什么图的长篇小说有点多。所以就去掉了‘图’字,我想做一点点区别吧。”

谈到文学在当下还有没有用?张楚说:“世间万物都是休戚相关的,月亮或许没什么用,但如果没有了月亮,地球自转的角度就会发生变化,潮汐会紊乱,肯定会关乎人类的生存。我觉得文学的价值大概跟月亮差不多。”



专访张楚

深入了解城市
顺其自然地写

记者:您最早接触文学是什么时候?

张楚:上高中时,我喜欢三毛和古龙,也读过《罪与罚》《飘》《忏悔录》《围城》等名著。有位同学家里有很多本《收获》杂志,我常借来读,自己也偶尔从书报亭买《花城》杂志。1994年,我参加高考前,在《花城》杂志上读到了王小波的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和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,极为震撼。上大学后,只要有时间,我就去图书馆读文学杂志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“跨世纪文丛”,我基本买全了。一个学财务会计的大学生,对当代文学史有了基本的了解。文学杂志上会提到很多外国作家,比如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、纳博科夫、普鲁斯特、福克纳,我就去图书馆找来看。

记者:您之前一直写中短篇小说,《云落》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您认为长篇和中短篇有哪些不一样?

张楚:我个人感觉,短篇小说需要一个细节支撑起来就行了,而长篇小说需要用人物把它压住,尽量把人物写得活色生香,读者读完这个小说,可能忘了一些情节,一些剧情,但会记住小说里面有这么一个人。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,所以我在塑造人物时,会尽量表现出人物的个性,呈现一种立体感。写长篇的时候感觉是一个磨磨蹭蹭的过程,不知道跟谁商量,只能自己问自己,这既是痛苦的,又是沉默的,好像又是孕育着幸福的一段时间。

记者:来天津工作之前,您对天津印象如何?

张楚:之前我曾来过三次天津。第一次是小时候,去塘沽的姨娘家。成年后来过两次。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干净、很有烟火气的现代化大都市,人们热爱生活,早点必须吃好,相声随时听,人情味儿很浓。作为一个陌生人,爱上这座城市是一种必然。

记者:近些年您创作了哪些作品?

张楚:我到天津后,写了中篇《过香河》和短篇《木星夜谈》,《云落》的大部分也是在天津写的。我从创作初始,目光就一直对准了县城里的普通人。现在虽然在城市里生活,但客观说,对于城市的理解还是比较潦草的,是那种肤浅的、表层的了解。也可能过一段时间,我对城市的内核,或者对城市的人文历史、风俗人情有了更深入的理解,也可能写一部关于城市生活的小说。未来怎样,我没有过多地去考虑,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对世界的认知慢慢地写,写作还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。

(图片由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)

讲述

全国优秀教师赵寅

擦亮每个学生思维的火花

文 冯晓清

天津市作家协会与南开区教育局系统共同开展“到源头饮水、进校园采风”活动,作家们深入到学校、园所体验生活,借此机会,笔者采访了汾水道小学的教师赵寅。他曾于2019年获得教育部授予的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,叶圣陶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对他影响极大,他也始终将其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:“教育是农业,不是工业。工业是标准化的,易于评价好坏优劣;而农业呢,拿种子来讲,不能说长那么高是正确的,长这么矮是错误的,每粒种子能长多高都有自己的规律,拔苗助长不可取。”

语文课既要有学问的探讨
也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

赵寅的小学时光是在父亲严苛的教育下度过的。父亲是资深小学教师,也是最早一批“鸡娃”家长。作为“80后”,赵寅记忆中的寒暑假没有电视机、游戏机,几乎没有娱乐活动,只是在父亲的监督下超额完成作业、提前预习功课。

高中时,赵寅是语文课代表,完成课内任务后,经语文老师同意,利用每周两节语文早自习,他给同学们

讲课外阅读,讲了很长一段时间,体验到了教学的乐趣。学校联欢会,他上台说相声,锻炼语言能力。这些都为他日后从事教育工作做好了铺垫。十几年前,赵寅来到汾水道小学,成为语文老师。他的内心谨慎诚恳,怕愧对自己教的第一届学生。他查阅资料,找有经验的老师请教,做足准备,期待学生和家能够认可他。他甚至比初入校园的学生还紧张,渴望成为称职的教育工作者。

赵寅崇拜两位老师:一位是自己父亲的同事靳家彦,那是一位学者型教师,学识渊博、通今博古,同事们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去请教靳老师,总能得到答案,他幽默风趣,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对赵寅有很大影响;另一位是赵寅上小学时的副校长、任教60年的杜蕴珍老师,她让赵寅体验到教育的至高境界——感染,以无私的爱和无声的境界感染学生,如春雨一般滋润孩子们幼小的心灵。在赵寅的从业生涯中,每当德育方面遇到问题,都会想到杜老师的处理方式,他会再次鼓足勇气。

赵寅写出了读书笔记《全语言的“全”全在哪里》,在全市教育领域广为流传。其中既有深刻的学术探讨,例如:语言学习要把学生“当人看”,而不能把学生默认为“学习的机器”;

也谈到了书面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关系,例如:医生用“起疱”这个词描述病情,这种不规范、不严谨,但人们又都能明白的语言,语文课本里却没有!他把教学场景、生活场景融入笔记中,以不中庸、不回避、不敷衍的态度,透彻地对语言教学进行全面思考,其观点影响了很多教育工作者。

书本上的思维是固定的
孩子的想象力是无限的

赵寅一直在思考:没有老师的教,学生能找到答案吗?换言之,学生的技能到底是自己学会的,还是老师教的?他一边实践一边寻找答案。最初,他在课堂上试图表现权威的姿态,为此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比如为了指导学生朗读,他认真研究《朗读学》,学习朗读技巧,然而就在他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时,却冷不丁让学生给他上了一课。

学生甲读完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赵寅问学生乙:“你觉得他读得怎么样?”学生乙回答:“他的声音很洪亮,但停顿太多了。”赵寅又问学生甲:“请你说说‘唯见长江天际流’这句为什么读得这么慢?”学生甲回答:“作者在江边站了很久,看了很久,所

以这句话要读得慢些。”这个回答很有道理,也的确有学生自己的思考。赵寅感慨,幸亏没有盲目地评价学生读得不对或没有感情,他也意识到,刻舟求剑不可取,书本上的思维是固定的,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,一切都应以教室里孩子的反馈为准。

大众对教育及教育工作者存在片面的认知或误解,有些家长认为,给孩子多留作业才是对他们好,认为有表现力的才是好老师,认为老师不太管孩子是怕担责任。“什么是从事教育工作之后才颠覆的印象?”赵寅说,自己未入行前,也认为滔滔不绝的讲述才是好的授课,诚然,知识丰富、语言精彩,学生听得入迷,又有什么不对?而随着在教育行业里多年的实践,赵寅渐渐明白,在课堂上不怎么样表现自我,一堂课大部分时间在与学生互动,看似没讲几句话,却将学生引入思考,学生的兴趣被点燃了,思维被点亮了,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,这才是真正好的授课。

赵寅喜欢《明朝那些事儿》里一个小人物的故事。武将赵率教资质平平,战功平平,遇事就跑,遇麻烦就溜,职业前期算是反面典型。后来他干了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,收复前线失地——前屯。上司告知他没有余兵,他就带着自己麾下仅有的38个人去了前线。得知敌军出现,他说:“不可继续前进,收复此地即可。”赵率率教带兵就地扎营,挑选当地精壮男丁充军,组织屯田。打不过就不打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逐渐壮大起来,最终成了大事。这个典故对赵寅有很大启发:“在教育这件事上,我们或许不能全都做到,但也绝不是什么都做不了。做一点是一点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”

发现问题根源
就能得到答案

有一年,赵寅给三年级某班上第一堂课,一名学生没听懂,要求他再讲一遍。他拒绝了。学生大吼:“我到教育局告你去!”还冲周围同学喊:“谁敢帮着老师,我跟他拼命!”赵寅保持了克制。事后他了解到,这名学生的母亲比较蛮横,父亲又很冷漠,家庭环境对他影响很深。后来这名学生再一次对赵寅发起挑战,赵寅平和地说:“对不赵,可能是我没讲好,下课我单独给你讲,好吗?你上课敢于提问,这是爱学习的表现,值得表扬。现在我们继续上课。”这名学生果然不闹了。



赵寅(中)和学生们

他教过一名女生,从三年级教到六年级,她的语文、数学成绩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几分,从没过及格。而她成绩差的原因竟是不识字,认识的字不超过300个。赵寅曾单独拿出一下午的时间教她认识了10个字,带着她读,让她自己读,转天检查,还是不认识。他又试过把汉字拆开,一点点教她写,一天一个偏旁,仍是徒劳。他试着教她查字典,但对她而言,这太难了。直到她上

六年级时,有一次在课堂上,大家逐个读课文,轮到她时,竟读了好几句话!她认字了?赵寅发现,这是因为她处在了一个真实的读写环境中,仅此而已,比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更有效。赵寅多希望时光倒流,就让她在黑板上抄课表,让她读喜欢的儿歌,让她帮着出黑板报……依着她的兴趣,去布置一些任务,让她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使用语言……但是,错过了,就没机会了。

同事吕老师说:“身为名师,赵寅老师特别愿意提携新人。教研员、专家讨论我们的研究课题,说到一些亮点时,赵寅老师一定会指名道姓地说,这是我们哪位老师的点子、建议,把功劳让给大家。另外,他的注意力似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教学,比如他在家听爱人弹琴,也能联想到教育理念,还写进了文章。”

另一位同事杨老师说:“记得有一次,赵寅老师参加青年教师素养大赛,第一部分是赛课,后面是个人素养知识问答,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,包括音乐、美术、文学常识等,他对答如流。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,他特别爱读书,所以才会拥有渊博的学识。”

生活中的赵寅多才多艺,除了看书,还喜欢练书法、弹古筝、羽毛球打得也不错。他对美食颇有心得,喜欢烘焙,端午节包粽子,元宵节煮元宵。他是一个“超级奶爸”,和同事们聊起育儿话题时总是滔滔不绝。他女儿也在汾水道小学上学,早上这对父女经常手拉手走进校园,常在操场上跑跑跳跳,或朗读文章,画面十分温馨。

每个人的童年只有一次,给他们合格的教育,是赵寅的初心,是他质朴坚定的承诺。沿着语文这条小河一路求索,几十分钟的课堂,蕴含着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努力,三尺宽的讲台,会通往更广阔的人生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